

中国历史名著译注丛书

戴逸主编

后汉书全译⑤

范晔著 雷国珍 汪太理 刘强伦译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中国历史名著全译丛书顾问：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田余庆	李学勤	李文海	张岂之
吴雁南	漆侠	瞿林东	

中国历史名著全译丛书编委会

主编 戴逸

编委：王光烈	卢惠龙	李万寿
吴家莘(执行)	吴雁南	唐流德

后汉书卷八十九

南匈奴列传第七十九

《前书》直言《匈奴传》，不言南北，今称南者，明其为北生义也。以南单于向化尤深，故举其顺者以冠之。《东观记》称《匈奴南单于列传》，范曄因去其“单于”二字。

【原文】

1. 南匈奴醯落尸逐鞬单于比者，^①呼韩邪单于之孙，^②乌珠留若鞬单于之子也。^③自呼韩邪后，诸子以次立，至比季父孝单于舆时，以比为右薁鞬日逐王，部领南边及乌桓。^④

【原注】

①醯音火兮反。

②《前书》曰：“单于者，广大之貌也，言其象天单于然也。”呼韩邪即冒顿单于八代孙，虚闾权渠单于〔子〕也，名稽侯髀。髀音山谏反。《东观记》曰：“单于比，匈奴头曼十八代孙。”臣贤案：头曼即冒顿单于父，自头曼于至此，父子相承十代，以单于相传乃十八代也。

③匈奴谓孝为若鞬。自呼韩邪单于降后，与汉亲密，见汉帝谥常孝，慕之。至其子复珠累单于比以下直称若鞬，南单于比以下直称也。

④薁音于六反。鞬音九言反。下并同。

【原文】

2. 建武初，彭宠反畔于渔阳，单于与共连兵，因复权

立卢芳，使入居五原。^①光武初，方平诸夏，未遑外事。^②至六年，始令归德侯刘飒使匈奴，匈奴亦遣使来献，汉复令中郎将韩统报命，赂遗金币，以通旧好。^③而单于骄踞，自比冒顿，^④对使者辞语悖慢，^⑤帝待之如初。初，使命常通，而匈奴数与卢芳共侵北边。九年，遣大司马吴汉等击之，经岁无功，而匈奴转盛，钞暴日增。十三年，遂寇河东，州郡不能禁。于是渐徙幽、并边人于常山关、居庸关已东，匈奴左部遂复转居塞内。朝廷患之，增缘边兵郡数千人，大筑亭候，修烽火。^⑥匈奴闻汉购求卢芳，贪得财帛，及遣芳还降，望得其赏。而芳以自归为功，不称匈奴所遣，单于复耻言其计，故赏遂不行。由是大恨，入寇尤深。二十年，遂至上党、扶风、天水。二十一年冬，复寇上谷、中山，杀略钞掠甚众，北边无复宁岁。^⑦

【原注】

①《东观记》：“芳，安定人。属国胡数千畔，畔，在参蛮，芳从之，诈姓刘氏，自称西平王。会匈奴句林王将兵来降参蛮胡，芳因随入匈奴，留数年。单于以中国未定，欲辅立之，遣毋楼且王求入五原，与假号将军李兴等结谋，兴北至单于庭迎芳。芳外倚匈奴，内因兴等，故能广略边郡。”

②遑，暇也。

③旧好谓宣帝、元帝之代与国和亲。

④冒顿，匈奴单于头曼之子也，即夏后氏之苗裔也，其先曰淳维。自淳维至头曼千有余岁。冒顿当始皇之时，为鸣镝弑头曼，代立，控弦三十余万，强盛，与诸夏为敌国，踞嫚无礼，窘虐高祖，戏侮吕后。事其《前书》。

⑤《前书》曰：“更始二年冬，遣中郎将归德侯飒、大司马护军陈遵使匈奴，授单于汉旧制玺绶。单于驽骄，谓遵、飒曰：‘匈奴本与汉为兄弟。匈奴中乱，孝宣帝辅立呼韩邪单于，故称臣以夺汉。今汉亦大乱，为王莽篡位，匈奴亦出击莽，空其边境。今天下骚动思汉，莽卒以败而汉复兴，亦我力也，当复尊我。’遵与相足距，单于终持此论。”语词悖慢，即此类也。

⑥《前书》代郡有常山关，上谷郡居庸县有关。

⑦言缘边之郡无安宁之岁。

【原文】

3. 初，单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^①以次当为左贤王。左贤王即是单于储副。单于欲传其子，遂杀知牙师。知牙师者，王昭君之子也。昭君字嬭，南郡人也。^②初，元帝时，以良家子选入掖庭。时呼韩邪来朝，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。昭君入宫数岁，不得见御，积悲怨，乃请掖庭令求行。呼韩邪临辞大会，帝召五女以示之。昭君丰容靓饰，光明汉宫，顾景裴回，竦动左右。帝见大惊，意欲留之，而难于失信，遂与匈奴。生二子。及呼韩邪死，其前阏氏子代立，欲妻之，昭君上书求归，成帝敕令从胡俗，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。

【原注】

①谷音鹿。蠡音离。

②《前书》曰：“南郡姊归人。”

【原文】

4. 比见知牙师被诛，出怨言曰：“以兄弟言之，右谷蠡王次当立；以子言之，我前单于长子，我当立。”遂内怀猜惧，庭会稀阔。单于疑之，乃遣两骨都侯监领比所部兵。二十二年，单于舆死，子左贤王乌达鞬侯立为单于。复死，弟左贤王蒲奴立为单于。比不得立，即怀愤恨。而匈奴中连年旱蝗，赤地数千里，草木尽枯，人畜饥疫，死耗太半。^①单于畏汉乘其敝，乃遣使诣渔阳求和亲。于是遣中郎将李茂报命。而比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，二十三年，诣河太守求内附。两骨都侯颇觉其意，会五月龙祠，^②因白单于，

言蓟鞬日逐夙来欲为不善，若不诛，且乱国。时比弟渐将王在单于帐下，闻之，驰以报比。比惧，遂敛所主南边八部众四五万人，待两骨都侯还，欲杀之。骨都侯且到，知其谋，皆轻骑亡去，以告单于。单于遣万骑击之，见比众盛，不敢进而还。

【原注】

①三分损二为太半。

②《前书》曰：“匈奴法，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，五月大会龙城，祭其先天地鬼神，八月大会蹏林，课校人音计。”蹏音带，又音多。

【原文】

5. 二十四年青，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，以其大父尝依汉得安，故欲袭其号。于是款五原塞，愿永为蕃蔽，捍御北虏。帝用五官中郎将耿国议，乃许之。其冬，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。^①

【原注】

①《东观记》曰：“十二月癸丑，匈奴始分为南北单于。”

【原文】

6. 二十五年春，遣弟左贤王莫将兵万余人击北单于弟蓟鞬左贤王，生获之；又破北单于帐下，并得其众合万余人，马七千匹、牛羊万头。北单于震怖，却地千里。初，帝造战车，可驾数牛，上作楼橹，置于塞上，以拒匈奴。^①时人见者或相谓曰：“讖言以九世当却北狄地千里，岂谓此邪？”及是，果拓地焉。北部蓟鞬骨都侯与右骨都侯率众三万余人来归南单于，南单于复遣使诣阙，奉藩称臣，献国珍宝，求使者监护，遣侍子，修旧约。

【原注】

①櫓即楼也。《释名》曰：“楼无屋为櫓也。”

【原文】

7. 二十六年，遣中郎将段郴、①副校尉王郁使南单于，立其庭，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。单于乃延迎使者。使者曰：“单于当伏拜受诏。”单于顾望有顷，乃伏称臣。拜讫，令译晓使者曰：“单于新立，诚惭于左右，愿使者众中无相屈折也。”骨都侯等见，皆泣下。郴等反命，诏乃听南单于入居云中。遣使上书，献骆驼二头，文马十匹。②夏，南单于所获北虏薁鞬左贤王将其众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万余人畔归，去北庭三百余里，共立薁鞬左贤王为单于。用余日，更相攻击，五骨都侯皆死，左贤王遂自杀，诸骨都侯子各拥兵自守。秋，南单于遣子入侍，奉奏诣阙。诏赐单于冠带、衣裳、黄金玺、罽绶，③安车羽盖，华藻驾驷，宝剑弓箭，黑节三，附马二，黄金、锦绣、缯布万匹，絮万斤，乐器鼓车，柴戟甲兵，饮食什器。④又转河东米糒二万五千斛，牛羊三万六千头，以贍给之。令中郎将置安集掾史将弛刑五十人，持兵弩随单于所处，参辞讼，察动静。单于岁尽辄遣奉奏，送侍子入朝，中郎将从事一人将领诣阙。汉遣谒者送前侍子还单于庭，交会道路。元正朝贺，拜祠陵庙华，汉乃遣单于使，令谒者将送，赐彩缯千匹，锦四端，金十斤，太官御食酱及橙、橘、龙眼、荔支；赐单于母及诸阏氏、单于子及左右贤王、左右谷蠡王、骨都侯有功善者，缯彩合万匹。岁以为常。

【原注】

①丑吟反。

②杜预注《左传》曰：“文马，画马为文也。”

③𦉑音戾，草名。以戾草染绶，因以为名，则汉诸侯王制。戾，绿色。绢，古蛙反。又《说文》曰“紫青色”也。

④有衣之戟曰

【原文】

8. 匈奴俗，岁有三龙祠，常以正月、五月、九月戊日祭天神。南单于既内附，兼祠汉帝，因会诸部，议国事，走马及骆驼为乐。其大臣贵者左贤王，次左谷蠡王，次右贤王，次右谷蠡王，谓之四角；次左右日逐王，次左右温禺鞮王，次左右渐将王，是为六角；皆单于子弟，次第当为单于者也。异姓大臣左右骨都侯，次左右尸逐骨都侯，其余日逐、且渠、当户诸官号，^①各以权力优劣、部众多少为高下次第焉。单于姓虚连题。^②异姓有呼衍氏、须卜氏、丘林氏、兰氏^③四姓，为国中名族，常与单于婚姻。呼衍氏为左，兰氏、须卜氏为右，主断狱听讼，当决轻重，口白单于，无文书簿领焉。

【原注】

①且音子余反。

②《前书》曰：“单于姓挛鞮氏，其国称之曰‘揗犁孤屠，匈奴谓天为揗犁谓子为孤屠。”与此不同也。

③《前书》冒顿单于时，大姓有呼衍氏、兰氏、须卜氏三姓，贵种也。

【原文】

9. 冬，前畔五骨都侯子复将其众三千人归南部，北单于使骑追击，悉获其众。南单于遣兵拒之，逆战不利。于是复诏单于徙居西河美稷，因使中郎将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拥护之，为设官府、从事、掾史。令西河长史岁将骑二千，驰刑五百人，助中郎将卫护单于，冬屯夏罢。自后以

为常，及悉复缘边八郡。

10. 南单于既居西河，亦列置诸部王，助为扞戍。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，右贤王屯朔方，当于骨都侯屯五原，呼衍骨都侯屯云中，郎氏骨都侯屯定襄，左南将军屯雁门，栗籍骨都侯屯代郡，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。^①北单于惶恐，颇还所略汉人，以示善意。钞兵每到南部下，还过亭候，辄谢曰：“自击亡虏莫鞬日逐耳，非敢犯汉人也。”

【原注】

①侦音丑政反。罗音力贺反。犹今言探候侦罗也。

【原文】

11. 二十七年，北单于遂遣使诣武威求和亲，天子召公卿延议，不决。皇太子言曰：“南单于新附，北虏惧于见伐，故倾耳而听，争欲归义耳。今未能出兵，而反交通北虏，臣恐南单于将有二心，北虏降者且不复来矣。”帝然之，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。

12. 二十八年，北匈奴复遣使诣阙，贡马及裘，更乞和亲，并请音乐，又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与俱献见。帝下三府议酬答之宜。司徒掾班彪奏曰：

13. 臣闻孝宣皇帝敕边守尉曰：“匈奴大国，多变诈。交接得其情，则却敌折冲；应对入其数，则反为轻欺。”今北匈奴见南单于来附，惧谋其国，故数乞和亲，又远驱牛马与汉合市，重遣名王，多所贡献，斯皆外示富强，以相欺诞也。臣见其献益重，知其国益虚，归亲愈数，为惧愈多。然今既未获助南，则亦不宜绝北，羁縻之义，礼无不答。谓可颇加赏赐，略与所献相当，明加晓告以前世呼韩邪、郅

支行事。^①

【原注】

①呼韩单于称臣受祸，郅支单于背德被诛，以此二者行事晓告之也。郅支即呼韩兄，名呼屠吾斯，自立为单于，击走呼韩邪单于者也。

【原文】

14. 报答之辞，令必有适。^①今立稿草并上，曰：“单于不忘汉恩，追念先祖旧约，欲修和亲，以辅身安国，计议甚高，为单于嘉之。往者，匈奴数有乖乱，呼韩邪、郅支自相仇隙，并蒙孝宣皇帝垂恩救护，故各遣侍子称藩保塞。其后郅支忿戾，自绝皇泽，而呼韩附亲，忠孝弥著。乃汉灭郅支，^②遂保国传嗣，子孙相继。今南单于携众南向，款塞归命。自以呼韩嫡长，次第当立，而侵夺失职，猜疑相背，数请兵将，归埽北庭，策谋纷纭，无所不至。惟念斯言不可独听，又以北单于比年贡献，欲修和亲，故拒而未许，将以成单于忠孝之义。汉秉威信，总率万国，日月所照，皆为臣妾。殊俗百蛮，义无亲疏，服顺者褒赏，畔逆者诛罚，善恶之效，呼韩、郅支是也。今单于欲修和亲，款诚已达，何嫌而欲率西域诸国俱来献见？西域国属匈奴，与属汉何异？单于数连兵乱，国内虚耗，贡物裁以通礼，何必献马裘？今赉杂缯五百匹弓鞬鞞丸一，矢四发，遣遗单于。^③又赐献马左骨都侯、右谷蠡王杂缯各四百匹，斩马剑各一。^④单于前言先帝时所赐呼韩邪笏、瑟、空侯皆败，愿复裁赐。^⑤念单于国尚未安，方厉武节，以战攻为务，笏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剑，故未以斋。^⑥朕不爱小物于单于，便宜所欲，遣驿以闻。”

【原注】

①适犹所也，言报答之辞必令得所也。

②元帝时，郅支坐杀使者谷吉，都护甘延寿与副陈汤发西域兵诛斩之。

③鞬音居言反。《方言》云：“减弓为鞬，减箭鞬。”鞬丸即箭箠也。矢十二曰发，见《汉书音义》。

④尚方，少府属官。作供御器物，故有斩马剑。言剑利可以斩马。

⑤言更请裁赐也。

⑥言不斋，持往遗也。

【原文】

15. 帝悉纳从之。二十九年，赐南单于羊数万头。三十一年，北匈奴复遣使如前，乃玺书报答，赐以彩缯，不遣使者。

16. 单于比立九年薨，中郎将段郴将兵赴吊，祭以酒米，分兵卫护之。比弟左贤王莫立，帝遣使者赍玺书镇慰，拜授玺绶，遗冠帻，绛单衣三袭，童子佩刀、缋带各一，^①又赐缯彩四千匹，令赏赐诸王、骨都侯已下。其后单于薨，吊祭慰赐，以此为常。^②

【原注】

①童子刀谓小刀也。《说文》曰：“缋，织成带也。”音古本反。

②吊祭其薨者，慰其新立者。

【原文】

17. 丘浮尤鞬单于莫，中元元年立，一年薨，弟汗立。

18. 伊伐于虑鞬单于汗，中元二年立。永平二年，北匈奴护于丘率众千余人来降。南部单于汗立二年薨，单于比之子适立。

19 醯僮尸逐侯鞬单于适，永平二年立。五年冬，北匈奴六七千骑入于五原塞，遂寇云中至原阳，南单于击却

之，^①西河长史马襄赴救，虏乃引去。

【原注】

^①原阳，县名，属云中郡。

【原文】

20. 单于适立四年薨，单于莫子苏立，是为丘除车林鞬单于。数月复薨，单于适之弟长立。

21. 胡邪尸逐侯鞬单于长，永平六年立。时北匈奴犹盛，数寇边，朝廷以为忧，会北单于欲合市，遣使求和亲，显宗冀其交通，不复为寇，乃许之。

22. 八年，遣越骑司马郑众北使报命，而南部须卜骨都侯等知汉与北虏交使，怀嫌怨欲畔，密因北使，令遣兵迎之。郑众出塞，疑有异，伺候果得须卜使人，乃上言宜更置大将，以防二虏交通。由是始置度辽营，以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，副校尉来苗、左校尉阎章、右校尉张国将黎阳虎牙营士屯五原曼柏。^①又遣骑都尉秦彭将兵屯美稷。其年秋，北虏果遣二千骑候望朔方，作马革船，欲度迎南部畔者，以汉有备，乃引去。复数寇钞边郡，焚烧城邑，杀略甚众，可西城门昼闭。帝患之。

【原注】

^①《汉官仪》曰：“当武以幽、冀、并兵克定天下，故于曼阳立营，以谒者监领兵骑千人。”

【原文】

23. 十六年，乃大发缘边兵，遣诸将四道出塞，北征匈奴。南单于遣左贤王信随太仆祭彤及吴棠出朔方高阙，攻皋林温禺犊王于涿邪山。虏闻汉兵来，悉度漠去。彤、棠坐不至涿邪山免，以骑都尉来苗行度辽将军。其年，北匈奴

入云中，遂至渔阳，太守廉范击却之。诏遣使者高弘发三郡兵追之，无所得。

24. 建初元年，来苗迁济阴太守，以征西将军耿秉行度辽将军。时皋林温禺犊王复将众还居涿邪山，南单于闻知，遣轻骑与缘边郡及乌桓兵出塞击之，斩首数百级，降者三四千人。其年，南部苦蝗，大饥，萧宗禀给其贫人三万余口。七年，耿秉迁执金吾，以张掖太守邓鸿行度辽将军。八年，北匈奴三木楼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万八千人、马二万匹、牛羊十余万，款五原塞降。

25. 元和元年，武威太守孟云上言北单于复愿与吏人合市，诏书听云遣驿使迎呼慰纳之。北单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，^①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。诸王大人或前至，所在郡县为设官邸，赏赐待遇之。南单于闻，乃遣轻骑出上郡，遮略生口，钞掠牛马，驱还入塞。

【原注】

^①且音子余反。下并同。

【原文】

26. 二年正月，北匈奴大人车利、涿兵等亡来入塞，凡七十三辈。时北虏衰耗，党众离畔，南部攻其前，丁零寇其后，鲜卑击其左，西域侵其右，不复自立，乃远引而去。

27. 单于长立二十三年薨，单于汗之子宣立。

28. 伊屠于闐鞬单于宣，元和二年立。其岁，单于遣兵千余人猎至涿邪山，卒与北虏温禺犊王遇，^①因战，获其首级而还。冬，孟云上言：“北虏以前既和亲，而南部复往钞掠，北单于谓汉欺之，谋欲犯塞，谓宜还南所掠生口，以慰安其意。”肃宗从太仆袁安议，许之。乃下诏曰：“昔豨豸、

獯粥之敌中国，其所由来尚矣。^②往者虽有和亲之名，终无丝发之效。烧埵之人，屡婴涂炭，^③父战于前，子死于后。弱女乘于亭障，孤儿号于道路。老母寡妻设虚祭，饮泣泪，想望归魂于沙漠之表，岂不哀哉！^④传曰：“江海所以能长百川者，以其下之也。”^⑤少加屈下，尚何足病？况今与匈奴君臣分定，辞顺约明，贡献累至，岂宜违信，自受其曲。其敕度辽及领中郎将庞奋倍雇南部所得生口，以还北虏。^⑥其南部斩首获生，计功受赏如常科。”于是南单于复令夔鞬日逐王师子将轻骑数千出塞掩击北虏，复斩获千人。北虏众以南部为汉所厚，又闻取降者岁数千人。

【原注】

①卒音七忽反。

②周曰玃狁，尧曰熏粥，秦曰匈奴。

③烧埵谓险要之地。荼，苦也。烧音苦交反。埵音苦角反。

④《父战于前》已下，《前书》贾捐之之辞，诏协损用之也。

⑤《老子》曰：“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也。”

⑥雇，赏报也。

【原文】

29. 章和元年，鲜卑入左地击北匈奴，大破之，斩优留单于，取其匈奴皮而还。北庭大乱，屈兰、储卑、胡都须等五十八部，口二十万，胜兵八千人，诣云中、五原、朔方、北地降。

30. 单于宣立三年薨，单于长之弟屯屠何立。

31. 休兰尸逐侯鞬单于与屠何，章和二年立。时北虏大乱，加以饥蝗，降者前后而至。南单于将并北庭，会肃宗崩窦太后临朝。其年七月，单于上言：“臣累世蒙恩，不可

胜数。孝章皇帝圣思远虑，遂欲见成就，故令乌桓、鲜卑讨此虏，斩单于首级，破坏其国。今年新降虚渠等诣臣自言：‘去岁三月中发虏庭，北单于创刈南兵，又畏丁令、鲜卑，^①遁逃远去，依安侯河西。今年正月，骨都侯等复共立单于异母兄右贤王为单于，其人以兄弟争立，并各离散。’臣与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帅杂议方略，皆曰宜及北虏分争，出兵讨伐，破北成南，并为一国，令汉家长无北念。又今月八日，新降右须日逐鲜堂轻从虏庭远来诣臣，言北虏诸部多欲内顾，但耻自发遣，故未有至者。若出兵奔击，必有响应。今年不往，恐复并壹。臣伏念先父归汉以来，被蒙覆载，严塞明候，大兵拥护，积四十年。臣等生长汉地，开口仰食，岁时赏赐，动辄亿万，虽垂拱安枕，惭无报效之地。愿发国中及诸部故胡新降精兵，遣左谷蠡王师子、左呼衍日逐王须訾将万骑出朔方，左贤王安国、右大且渠王交勒苏将万骑出居延，期十二月同会虏地。臣将余兵万人屯五原、朔方塞，以为拒守。臣素愚浅，又兵众单少，不足以防内外。愿遣执金吾耿秉、度辽将军邓鸿及西河、云中、五原、朔方、上郡太守并力而北，令北地、安定太守各屯要害，冀因圣帝威神，一举平定。臣国成败，要在今年。已敕诸部严兵马，讫九月龙祠，悉集河上。唯陛下裁哀省察！”太后以示耿秉。秉上言：“昔武帝单极天下，欲臣虏匈奴，未遇天时，事遂无成。宣帝之世，会呼韩来降，故边人获安，中外为一，生人休息六十余年。及王莽篡位，变更其号，^②耗扰不止，单于乃畔。光武受命，复怀纳之，缘边坏郡得以还复。乌桓、鲜卑咸胁归义，威镇四夷，其效如此。今幸遭

天授，北虏分争，以夷伐夷，国家之利，宜可听许。”秉因自陈受恩，分当出命效用。太后从之。

【原注】

①令音零。

②汉赐单于印文曰“匈奴单于玺”，无“汉”字。王莽改曰“新匈奴单于章”。

【原文】

32. 永元元年，以秉为征西将军，与车骑将军窦宪率骑八千，与度辽兵及南单于众三万骑，出朔方击北虏，大破之。北单于奔走，首虏二十余万人。事已具《窦宪传》。

33. 二年春，邓鸿迁大鸿胪，以定襄太守皇甫棱行度辽将军。南单于复上求灭北庭，于是遣左俗 蠡王师子等将左右部八千骑出鸡鹿塞，^①中郎 将耿谭遣从事将护之。至涿邪山，乃留辎重，分为二部，各引轻兵两道袭之。左部北过西海至河云北，^②右部从多了奴河水西绕天山，南度甘微河，二军俱会，夜围北单于。单于大惊，率精兵千余人合战。单于被创，堕马复上，将轻骑数十遁走，仅而免脱。得其玉玺，获阏氏及男女五人，斩首八千级，生虏数千口而还。是时南部连克获纳降，党众最盛，领户三万四千，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，胜兵五万一百七十。故事中郎将置从事二人，耿谭以新降者多，上增从事十二人。

【原注】

①塞在朔方郡麻浑县北。麻音愈。

②河云产，匈奴中地名也。

【原文】

34. 三年，北单于复 为右校尉耿夔所破，逃亡不知所 在。其弟右谷蠡王于除鞬自立为单于，将右温禺鞬王、骨

都侯已下众数千人，止蒲类海，遣使款塞。大将军窦宪上书，立于除鞬为北单于，朝廷从之。四年，遣耿夔即授玺绶，赐玉剑四具，羽盖一驷，使中郎将任尚持节卫护屯伊吾，如南单于故事。方欲辅归北庭，会窦宪被诛。五年，于除鞬自畔还北，帝遣将兵长史王辅以千余骑与任尚共追诱将还斩之，破灭其众。

35. 单于屯屠何立六年薨，单于宣弟安国立。

36. 单于安国，永元五年立。安国初为左贤王而无称誉。左谷蠡王师子素勇黠多知，前单于宣及屯屠何皆爱其气决，故数遣将兵出塞，掩击北庭，还受赏赐，天子亦加殊异。是以国中尽敬师子，而不附安国。安国由是疾师子，欲杀子。其诸新降胡初在塞外，数为师子所驱掠，皆多怨之。安国因是委计降者，与同谋议。安国既立为单于，师子以次转为左贤王，觉单于与新降者有谋，乃别居五原界。单于每龙会议事，师子辄称病不往。皇甫棱知之，亦拥护不遣，单于怀愤益甚。

37. 六年春，皇甫棱免，以执金吾徽行度辽将军。时单于与中郎将杜崇不相平，乃上书告崇，崇讽西河太守令断单于章，无由自闻。而崇因与朱徽上言：“南单于安国疏远故胡，亲近新降，欲杀左贤王师子及左台且渠刘利等。又右部降者谋共迫胁安国，起兵背畔，请西河、上郡、安定为之儆备。”和帝下公卿议，皆以为“蛮夷反覆，虽难测知，然大兵聚会，必未敢动摇。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单于庭，与杜崇、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，观其动静。如无它变，可令崇等就安国会其左右大臣，责其部众横暴为边害者，共平黑